

《项脊轩志》的“冰山”艺术

■ 孙文辉

柯罗连科称,一个作家谈起另一个作家的小说,只要说“这一篇写得不错,就够了”。前人评点归有光的名文《项脊轩志》多类此种派头。林纾谓《项脊轩志》“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乃至百读不厌,斯亦奇矣”(《论文偶记》),至于个中缘由,却未作详释。王锡爵认为归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归公墓志铭》),移作《项脊轩志》的注析,亦只道出了文本已经验证的效果,而对文本何以具备这般效果,恰恰一片茫然。作为文学教师的挑战也就应运而生:一方面要以诵读、体悟的形式引导学生感受文中的“欢愉惨恻”,另一方面要以“欢愉惨恻”为探究基点,鼓励学生思考形成这种情感效果的文学元素及其内在机制。乔纳森·卡勒将后者称为文本解读中的“诗学”(poetics),也正是当前《项脊轩志》教学中的一个盲点。

历来的解读者都曾不断地指出,《项脊轩志》的款款情致得益于文本内部琐细素淡的细节描写,在我看来,这不啻于正确的废话。作为教学者,我不得不再追问一句:为何如此琐细素淡的细节描写,能够散发出如许款款情致呢?稍稍浏览一下当今充斥于各类报纸杂志里的小女人散文,一地鸡毛式的细节描写可谓铺天盖地,可曾有一二细节如《项脊轩志》那样深沉而持久地触动我们的内心?其实,细节是中性的,它被着上什么样的感情色彩要看它被置于什么样的经验语境。正如黑格尔所说,同样一句话,出诸未谙世事的年轻人之口跟出诸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其意味是大不一样的。海明威曾从写作者的角度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冰山原则”,认为一个

优秀的作家只需写出事物的八分之一即可,如果所写足够真实,读者自会强烈地感受到作家所省略的八分之七。一般人会将这一原则等同于我们传统美学中的留白理论,即以有尽之言表无穷之意。马原则以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他通过对《永别了,武器》结尾部分的细致分析,独具慧眼地指出,海明威实际省略的不是“情味和韵致”,而是“实体经验”。(《小说》)也就是说,冰山在海面以下的八分之七部分并非浮出海面八分之一部分所暗示的无穷之意,而是造成冰山在海里移动“庄严雄伟”美学效果的经验底座。根据这种理解,我们以解读者的身份探究《项脊轩志》款款情致的生成机制,其实就是换个方向去考察诸种细节背后所省略或淡化的“实体经验”。

譬如,首段关于项脊轩的景物描写,其中所举之物皆稀松平常,但经过作者的一番巧构妙织之后,景物内动与静、明与暗、喧与寂、坚与柔诸种特征相搭配,就显得错落而不紊乱,对称而不呆板,形成了一幅“珊珊可爱”的读书人居读图景,而归有光怡然自喜之情便也随着细节的逐步展开轻轻地散发出来。那么,与之相应的“实体经验”是什么呢?众所周知,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项脊轩志》由正文和附记两部分构成,选入教材时,编者将正文结尾处“项脊生曰”部分删去了,而这一部分正是归有光从司马迁那里学来的“史记笔法”,类似于《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曰”,具有卒章显其志的功能,试看:

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

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不过,人们对该段文字的具体理解存在着一定差异。人教版教参认为:“作者以坎井之蛙自喻,自我解嘲。于议论中夹以感叹之词,内容虽不足取,但也和盘托出自己生不得志的感慨。”的确,就归有光的整个人生而言,他20岁中秀才,尔后连考六次方于35岁中举人,接着八上公车不遇,直至60岁才中进士,授县令职,66岁病故于任上,一生科场蹭蹬,仕途多舛,谓其“生不得志”实不为过。但我们千万不能搞混,归有光写作《项脊轩志》包括“项脊生曰”在内的正文部分时,年仅18岁,恰处于他到项脊轩束发读书(15岁)至考中秀才(20岁)之间。人生的画卷刚刚铺开,何来“生不得志的感慨”?从“项脊生曰”的表达思路看,归有光先引蜀清和诸葛亮从“昧昧于一隅”中奋发图强、成就大业的事例,接着顺势一句“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显然是个很自然的类比,其意图不言而喻。至于末句“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完全是承上文“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而来,与其说是作者的“自我解嘲”和“生不得志的感慨”,不如说是归有光对无知无识的世俗偏见的高度蔑视和对自己功名前途的坚定信念,真可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由此,项脊轩之陋与归有光之喜间的解释就有了一座经验性桥梁:以科举为表现形态的功业追求。也就是说,关于项脊轩的一室、一案、一竹、一木、一鸟、一月等细节只是表现归有光之喜的物质媒介,而蕴于其中的人生期待才是归有光“居于此,多可喜”的经验发生源。于是,我们从“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中听出的,不是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闲逸萧散之喜,也不是刘禹锡“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高洁雅致之喜,更不是柳宗元“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傲然天际之喜,而仅仅是一个年轻学子面对光明前景的奋发砥砺之喜。

次段开始,归有光的情感由“多可喜”转入“多可悲”,句句琐屑日常,却语语使人欲涕,不过若教师没有自觉地引导学生进入作者潜在经验层面的话,学生对归氏伤痛之情的感受必然大打折扣。尤其是“诸父异爨”部分:

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

很多90后的同学对此中的至痛颇为漠然,以为不就是分家吗?这样的情感隔膜明显暴露出当今学生对传统家族生活经验的严重阙如。费孝通先生说,传统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乡土中国》)钱穆先生也认为:“家庭缔结之终极目标应该是父母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入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中国文化史导论》)据记载,归有光的祖上曾有五世同堂的盛况,他祖父的高祖临终遗训曰:“吾家自高、曾以来,累世未尝分异。传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遗言,切切不能忘也。为吾子孙,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为不孝,不可以列于归氏。”(《归氏世谱后》)作为归氏后裔中的长子,归有光不仅将此视作一条必须恪守不渝的家训,而且由衷地神往“累世未尝分异”的家族盛景。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项脊轩”,就是缘于其远祖归道隆曾居于江苏太仓之项脊泾,此中所寓怀宗追远之意非常明显。当然,要让现今的学生也拥有类似的家族生活经验与意识,未免强人所难。不过学生倘能对传统读书人内心的家族崇拜有个理性层面的认识,至少也会减轻对“诸父异爨”事件的情感隔膜。归有光的叙述表面上冷静克制、不动声色,似乎只呈示了庭院的空间变化,但一与此叙述背后的“实体经验”相映衬,其中所蕴含的哀叹与无奈就显得相当鲜明而浓郁了,“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着一“矣”字,道尽了家族分崩离析之悲感。值得指出的是,归氏家族子孙近世以来累世不第是造成归家分门立户的一大诱因,所以“诸父异爨”在击伤归有光家族崇拜的拳拳之心时,也激发了归有光埋首苦读以博取功名、复兴家业的进取之心。由此观之,归有光蜗居项脊轩时的奋发砥砺之喜和遭遇家族分裂时的沉潜隐忍之悲,虽然情感形态正负相异,但它们背后的心理经验却是完全相通的。

在叙完轩之景物与轩之沿革后,作者将笔触伸向了轩之人事,逐步推高了全文的情感波澜,

归有光与三个女人之间的情感蕴涵遂成为师生们品读的焦点。不过跟前文的描写和记述类似,归氏之一往深情所赖以生发、传达的媒介亦不出一二家常细事。譬如写母亲,作者借老嫗之口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以不要紧之语述不要紧之事,但为何会使“余泣,嫗亦泣”,乃至“自少失母之儿读之,匪不流涕”呢?(林纾评点)归有光后来在《先妣事略》里写道:“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面对同一“犹以为母寝”的生活事件,归有光当时之“泣”显然难以跟事后之“伤”相提并论,前者只是8岁孩童不自觉的随众行为,没有痛感,而后者乃是23岁青年有了自觉的死亡意识之后,重新观照逝去生活事件所获得的刻骨铭心之痛,既悲母亲之死,更哀当时对母亲之死的毫无意识。同理,《项脊轩志》中母亲嘘寒问饥的细节除了表现她对子女的细心呵护之外,本身并无多少隽永的意味,只因这样的细节是以回忆的形态呈现的,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和发酵,其意味便深长了许多,犹如米酿成了酒。更为关键的是,归有光把人物言语的时间距离拉至极限,即言语的陈述者业已死去,这样,人物言语的字面意义就被大大虚化,而言语作为情感联结的功能则显著增强了。也就是说,在“死亡”的观照下,母亲嘘寒问饥的情感效果由关爱之暖蜕变成了失爱之寒,作者之伤泣、读者之动容也便由此而生。

川端康成揣测,一切艺术的奥秘大概就在于这双“临终的眼”吧。(《临终的眼》)归有光看来深谙此道。项脊轩里琐琐屑屑的人事若放在一个家庭成员健全的现时语境里,不过是些粗疏、平淡的生活碎片,极易被熟视而无睹;而一旦将其置于“死亡”的经验底座上,人事碎片所蕴含的生存意义、情感韵味便被充分照亮了。归有光写祖母,满是期待之语:

▲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

▲(大母)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

▲(大母)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此番言语跟现今家长鼓励孩子努力学习,考个名牌大学,找份体面工作之类的谆谆教导实在并无二致,但它们却令归有光“长号不自禁”,套用林纾对“震川之述老嫗语”的评语,大概自少身负厚望而尚未实现厚望之儿读之,亦会长号不已。作者、读者的这种情感反应固然跟归有光科举仕进和重振家族的人生经验密切相关,但最根本的心理触发点恐怕还在于祖母之死。在述毕祖母言语之后,一句“瞻顾遗迹,如在昨日”,将生命之流截为阴阳两段,让人恍悟祖母的殷殷期盼已被永恒地悬置,成为一声永远不可能有回应的呼喊。即便日后归有光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再度回味祖母殷切的话语,他心中涌动的悲怆之感也必深于欣慰之意。这便是死亡的力量,它使人生唯一而不可逆反,而人只有默默地承受它。

附记部分写妻子,其时归有光35岁,离正文部分的写作已经17年了。在这段由青年向中年转型的时期,归有光经历了娶妻(23岁)与丧妻(28岁),多次落榜与艰难中举(35岁)等一系列人生悲欢,他的心境渐趋低沉,他的文字却越发感人了。项脊轩中的夫妻生活除了妻子“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外,归有光特意点取了这样一个不紧不慢的细节:

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

照理,下文该是妻子解释、夫妻俩笑谈之类的话,作者却戛然而止,留下了一段小小的空白。不过诸小妹天真好奇之貌、归有光夫妻俩相视一笑之情业已宛然毕现,温馨动人。然而,这个细节更深沉的情感却是由接下来的叙述激发出来的。“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归有光毫不讳饰,直呈“死”字,其触目、逆理跟叙述的节制、内敛构成了尖锐的对比,几乎是在不动声色中给人以惊雷般的情感震撼。死亡的阴影使过往的生活细节格外耀眼,作者的情感也因温馨与惨恻交织而丰富、深沉起来。附记的结尾则把归有光的这种情感彻底引向了“篇终接混茫”的境界: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母亲之死使“余泣”,祖母之死“令人长号不自禁”,相较而言,毕竟都还只算人生的外伤,加以归有光年轻时的科举憧憬,死亡除了引发他的

《柳子厚墓志铭》阅读指要

■ 陆精康

《柳子厚墓志铭》(苏教版选修教材《唐宋八大家文选》),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韩愈任袁州刺史时作。这篇被誉为“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的文章,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事迹,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干和高尚道德,对柳宗元长期遭贬、穷极困顿的经历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是了解柳宗元事迹和韩、柳关系的一篇重要作品。

一、标题:以字名篇

《柳子厚墓志铭》标题不称柳宗元官爵而称柳宗元之字。柳宗元在中央曾任“礼部员外郎”,在地方曾任“柳州刺史”,按惯例,墓志铭标题应标明官衔,而这篇文章却根据“朋友相呼以字”的规矩以字名篇。

韩愈所作祭文碑志,一般讳名而称官职。《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薛君”指薛公达,曾任“国子助教”。《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试大理评事”指王适,曾任“试(代理)大理评事”。以字相称,唯友情笃深之亡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樊宗师,字绍述,任左司郎中,其墓志铭不称官爵而

伤感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激发他的砥砺奋进之雄心。但是爱妻之死却使多情的归有光遭受了空前的内伤,自此他“室坏不修”,“久卧病无聊”,“多在外,不常居”,整个情感世界几乎完全坍塌了。当人到中年的归有光看着爱妻过世前所种的枇杷树,当年撕心裂肺之痛已然深深地沉淀,人生之悲苦、命运之残酷已远远地超越语言表达的可能性。在死亡的映衬下,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将人世的沉哀指向了无限。有学生说:“读最后一句

称字。《李元宾墓志铭》,李观,字元宾,任太子校书郎,其墓志铭亦不称官爵而称字。樊宗师、李观为“韩友四子”成员(另两位为柳宗元、欧阳詹),“韩友四子”为古文运动之健将,文学主张与韩愈遥为呐喊桴鼓相应。《柳子厚墓志铭》以字标题(《柳子厚祭文》亦如此),乃韩愈视柳宗元为人生知己使然。

二、文体:打破陈格

墓志铭是放于墓中刻有死者事迹的石刻。墓志用散文叙述死者世系、岁月、爵里等,墓铭以韵文颂扬死者。《柳子厚墓志铭》内容独特,文笔多姿,志详铭略,打破陈法。正如前人所称,“在志铭尤无此格”(林云铭《韩文起》卷十二)。

《柳子厚墓志铭》之“志”未按常格依次述及传主之世系、名字、爵里,打破体例,作法新颖。“若篇首不叙姓氏,却于中进士第后,点出柳氏有子;不叙里居,却于归葬时,点出万年先人墓侧,而姓氏里居自见,其作法皆与他篇不同。”(同上)《柳子厚墓志铭》之“铭”仅“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一句,虽用韵文,给人的感觉是“铭若赘

的时候,没有哭,就是心里有种很荒凉的感觉。早读的时候不知道要用怎样的语调把它读出来。”死亡使善感的人类缄默,即便英武如桓温者见之,亦只能长叹一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多多少少能解答本文开头提及的林纾之疑了。人类的具体生活形式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沉潜其下的实体经验却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古人能感动今人,今人也将感动后人。

(浙江省慈溪中学 315300)